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林間錄 第四卷

予讀《傳燈錄》，愛老安之子所謂破灶墮者深證無生，恨不與之同時而生也，紹聖中，再游廬山，見其畫像，為作贊曰：「嵩山屋老灶有神，民爭祠之日宰烹。師與門人偶經行，即而視之因歎驚：『此雖土瓦和合成，是中何從有聖靈？』以杖敲之輒墮傾，須臾青衣出笑迎：『謝師為我談無生。』言訖登空如鳥輕。門人間之拜投誠，伏地但聞破墮聲。君看一體情非情，皎如朗月懸青冥，未證據者以事明。鞭草血流石吼聲，涅槃門開見戶庭。老安憐兒為作名，金屑雖貴翳眼睛。」金華懷志上座性夷粹，飽經論，東吳學者尊事之。嘗對客曰：「吾欲會天臺、賢首、唯識三宗之義，折中之為一書，以塞影跡之諍。」適有禪者居坐末，曰：「賢首宗祖師謂誰。」志曰：「杜順和尚。」禪者曰：「順有《法身頌》曰：『懷州牛吃禾，益州馬腹脹。天下覓醫人，炙豬左膊上。』此義合歸天臺、唯識二宗何義耶？」志不能對。禪者曰：「何不遊方去？」志於是罷講南詢。至洞山，時雲庵和尚在焉，從之游甚久。去游湘上，庵於石頭雲溪二□餘年，氣韻閒淡。過客謁之，多不言。侍者問之，答曰：「彼朝貴人多知多語，我粥飯僧，見之自然口脛遲鈍。」予曾問：「住山有何趣味？」答曰：「山中住，獨掩柴門無別趣，三個柴頭品字煨，不用援毫文采露。」又曰：「萬機俱罷付癡憨，蹤跡常容野鹿參。不脫麻衣拳作枕，幾生夢在綠夢庵。」年六□二，思歸江南依故人照禪師。照住龍安，遂坐去。予嘗作偈寄之曰：「看遍三湘萬頃山，江南歸去臥龍安。只將一味無求法，留與叢林作樣看。」又曰：「鬧中拋擲亦奇哉，句裡藏身活路開。生鐵心肝含笑面，不虛參見作家來。」

杭州上天竺辯才法師元淨悟法華三昧，有至行，弘天臺教，號稱第一，東吳講者宗嚮之。時秀州有狂人號回頭，左道以鼓流俗，宣言當建空堵波為吳人福田施者雲，委然憚入杭境，以辯才不可欺故也。不得已，先以錢□萬詣上天竺飯僧，且遣使通問，曰：「今以修造錢若干，願供僧一堂。」淨答其書曰：「道風遠來，山川增勝。誨言先至，喜慰可量。承以營建淨檀，為飯僧之用。竊聞教有明文，不許互用。聖者既遭明誨，不知白佛當以何辭？佇聞報章，即令撰疏文也。」狂人大驚慚，見其徒然。淨之門弟子亦勸且禮之以化俗，淨厲語曰：「出家兒須具眼始得，彼誠聖者，吾敢不恭？如其誕妄，知而同之，是失正念。吾聞聖者具他心通，今夕當與爾曹處。請於明日就此山與□方諸佛同齋，即如法嚴敬，跪讀疏文楚之。」明日，率眾出迎，而所謂狂人者竟不至。學者皆服。

汾陽無德禪師見七□一員善知識，前後八請，皆不出世，燕居襄陽白馬寺。並汾道俗千餘人詣其居，勸請說法。既至，宗風大振，跡不越閩，自為《不出院歌》以見志。北地苦寒，因罷夜參。忽有梵僧乘雲而至，問所以不說之意，師以眾僧不可夜立為詞。梵僧曰：「時不可失。此眾雖不多，然中有六人，異日為大宗師，道蔭人天，可開大慈。為法施不可■也。」言卒而沒，師明日上堂，曰：「胡僧金錫光，為法到汾陽。六人成大器，觀請為敷揚。」時大愚芝、石霜圓、瑯琊覺、法華舉諸公咸在會下。

永嘉禪師偈曰：「若以知知寂，此非無緣知。如手執如意，非無如意手。若以自知知，亦非無緣知。如手自作拳，非是不拳手。亦不知知寂，亦不自知知。不可為無知，以性了然故。不同於木石，如手不執物。亦不自作拳，不可為無手。以手安然故，不同於兔角。」智覺禪師曰：「斯為禪宗之妙，故今用之。而復小異，以彼但顯無緣真智，以為真道。若奪之者，但顯本心，不隨安心，未有智慧照了心源，故須能所平等，等不失照，為無知之知。此知之於空寂於無生如來藏性，方有妙耳。」智覺之意，欲偈兼言明悟；永嘉止說悟後之病。二老之言皆是也。然天下之理，豈可以一言盡耶？永嘉之偈不必奪亦可也。

《正宗記》評三祖大師曰：「尊者初雖不自道其姓族鄉邑，後之於世復三□餘載，豈絕口而略不云乎？此可疑也。」曰：「予視房碑曰：大師嘗謂道信云：『有人借問，勿道於我處得法。』此明尊者自絕之甚也。至人以物跡為大道之累，乃忘其心，今正法之宗猶欲遺之，況其姓族鄉國俗間之事，肯以為意耶？」予讀至此，知明教所得多矣。王文公亦曰：「古之有道者，功業有不足以累其懷，況身後之名乎？如亮公之逃西山，常公之庵大梅，歸宗之謎其目，法正之不言名姓，是諸老皆能踐其所聞者也。故其化去數百年，凜凜尚有生氣。彼無意於此，世爭與之，蓋理之固然。」

南禪師住歸宗時，遭化至虔上。化人還，白曰：「虔有信士劉君，臨行，送至郊外，祝曰：『為我求老師偈一首，為子孫世世福田。』」明年，師以偈寄之，曰：「虔上僧歸廬嶽寺，首言居士乞伽陀。援毫示汝個中意，近日秋林落葉多。」後四□年，雲庵復住歸宗，法席盛於前。劉君之子持此偈來飯僧，敘其事。雲庵上堂，有偈曰：「先師昔住金輪日，有偈君家結淨緣。我住金輪還有偈，卻應留與子孫傳。」

《涅槃經》中有聞贊佛為大福德，怒曰：生經七日，母便命終，豈謂大福德相？」贊者曰：「年志俱盛，而不卒暴。打之不嗔，罵之不報，是故我言大福德相。」怒者聞而心服。故慈為無盡福德相，故沙門能世福田者，以慈修身故也。

永明和尚曰：「此重玄門，名言路絕，隨智所演，以廣見聞。唯證方知，非情所解。若親證時，悉是現量之境，處處入法界，念念見遮那。若但隨文義所解，只是陰識依通，當逆順境時，還成滯礙；遇差別問處，皆是疑情。」如鹽官安禪師問華嚴大師云：「《華嚴經》有幾種法界？」對曰：「略而言之，有□種法界。廣而言之，重重無盡。」鹽官舉拂子云：「是第幾重法界？」大師俯首，擬答之。鹽詞曰：「思而知，慮而解，是鬼家活計。日下孤燈，果然失照。出去。」予聞華嚴宗曰：「勝熱婆羅門火聚刀山，是般若無分別智。」彼疏義者，如葉公畫龍，真龍忽見，投筆怖走。

洞山圓禪師嗣雪竇，年甚少，開先邇道者舉之以應筠人之請。時南禪師住黃檗，因出邑相見於淨戒寺。南公默無所言，但焚香相向，危坐而已。自申時至三鼓，圓公即起曰：「夜深妨和尚偃息。」趨出。明日，各還山。南公偶問永首座：「汝在廬山，識今洞山老否？」永曰：「不識，止聞其名。」久之，進曰：「和尚此回見之如何人？」南公曰：「奇人。」永退問侍者：「汝隨和尚見洞山，夜語及何事？」侍者以實告，永笑曰：「疑殺天下人。」

志公和尚《□二時歌》大明佛祖要妙，然年代浸遠，味者多改易其語，以徇其私，其大害意者，如曰：「夜半子，心住無生即生死，心法何曾屬有無，用時便用沒文字。」乃作「生死何曾屬有無」，言則工矣，然下句血脈不貫，既曰「生死不屬有無」，又曰「用時便用」，何哉？

予在湘山道林，有僧謂予曰：「吾初看六祖風幡因緣，久之，偶仰首就架取衣，方薦其旨。」予戲曰：「非舉目見風幡時節耶？」僧首肯之。予曰：「祖師夜聞二僧征詰，即謂曰：『非風幡動，仁者心動。』縱其張目，於暗中，二僧何以識之？」僧大慍而去。無盡居士嘗為予言：「頃京師見慧林一僧談禪，不肯諸方。吾問蜆子答祖師西業意。乃曰：『神前酒臺般意旨如何？』其僧張目直視，曰：『神前酒臺般。』無盡戲之曰：『廟中是夕有燈則已，不然蜆子佛法遂為虛施。』」

靈源禪師謂予曰：「吾嘗在龍舒見龍門顯道人，發謬莫有能逃其言者，意必有道。顯曰：『但有所見即道，微入思維，即不靈矣。』」予故人耶溪鄒正臣能言五行，其精妙世以一二數，亦嘗告予以此意。彼術之至者且爾，況有大於此者，而欲以思慮求乎？

鄧峰永庵主嘗問僧審奇：「汝久不見，何所為？」奇曰：「近見偉藏主有個安樂處。」永曰：「似舉似我。」奇因敘其所得，永曰：「汝是偉，未是奇。」莫測，歸語於偉。偉大笑曰：「汝非永不非也。」奇走質於積翠南禪師，南公亦大笑。永聞之，作偈曰：「明暗相參殺活機，大人境界普賢知。同條生不同條死，笑倒庵中老古錐。」觀其語言，想見當時法喜遊戲之逸韻，使永公施於今，則其取詬辱必矣。

臨濟大師臨終《付法》偈曰：「沿流不止問如何，真照無邊說似他。離相離名如不稟，吹毛用了急須磨。」而傳者作「急不磨」曹山和尚釋「枯木龍吟，骷髏無識」語，作偈曰：「枯木龍吟方見道，骷髏無識眼方明。喜識盡時消息盡，當人那辨濁中清。」而傳者作「消不盡」。二宗兩偈甚微，而一失其旨，則為害甚大，故不可不辨。所言「用了急須磨」者，船子曰：「直須藏身處

沒蹤跡，沒蹤跡處莫藏身」是也。「喜時盡時消息盡，當人那辨濁中清」者，達觀所謂「偏正互縱橫，迢然忌□成。龍門須要透，鳥道不堪行。石女霜中織，泥牛火裡耕。兩頭如脫得，古木一枝榮」是也。

無盡居士嘗問予曰：「悟本大師作《五位君臣》偈，其中中來曰：『但能莫觸當今諱，也勝知朝斷舌才。』先德之意雖明妙挾然，『知朝斷舌』必有本據，而言前古無斷舌事。」矧曰：「知朝尤無謂也。將非後世傳錄之誤耶？」予曰：「舊本曰『也勝前朝斷舌才』，意用隋賀若弼之父敦為宇文護所害之，臨刑戒之曰：『吾以舌死。』引若弼舌，以錐刺之出血，使慎口。隋興唐之前，前朝刺舌，非知朝明矣。然斷舌、刺舌意則同耳。」無盡囑予記之。

道圓禪師，雄州人，性純至。少遊方，雖飽參而未大通透。聞南禪師居黃檗積翠庵，往依之。一日，燕坐下版，聞兩僧舉百丈野狐因緣，一僧曰：「只如不昧因果，也未脫得野狐身。」一僧應聲曰：「便是不落因果，亦何曾墮野狐身耶。」圓悚然異其語，不自覺其身之起，意行上庵頭，過澗，忽大悟。見南公，敘其事，未終，涕交順。南公令就侍者榻。熟寐，忽起作偈曰：「不落不昧，僧俗本無忌諱，丈夫氣宇如玉，爭受囊藏被蓋。一條榔栗任縱橫，野狐跳入金毛隊。」南公大笑。久之，又作《風幡》偈曰：「不是風兮不是幡，白雲依舊覆青山。年來老大渾無力，偷得忙中些子閒。」予昔聞雲庵大稱賞之，謂其機鋒不減英邵武。雲庵化去，偶檢故書，見其手疏，此二偈意若欲傳其未果者，於是錄之。或聞圓公住大庾雲封寺。

皓月供奉問長沙岑禪師曰：「永嘉云：『了即業障本來空，未了應須償夙債。』只如師子尊者、二祖大師為甚麼亦償夙債？」長沙曰：「大德不識本來為空。」曰：「如何是本來空？」長沙曰：「業障是。」又問曰：「如何是業障？」長沙曰：「本來空是。乃有偈曰：『假有元非有，假滅亦非無，不從非緣生。是故則無有，能起於業者。無業無作者，何有業生果？若具無有果，何有受業者？』」問曰：「汝雖種種破業果報及起業者，現見眾作業受果報，是事云何？」答曰：「如世尊神通，所作變化人。如是變化人，復作變化人。如初變化人，是名為作者。亦化人所作，是則名為業。諸煩惱及業，皆如幻與夢，亦如炎與響。」以龍勝之意會長沙之言，達無作妙旨。游此世界，如夢中了了，醉裡惺惺。

汾州無德禪師示徒多談洞山五位、臨濟三玄，至作廣志歌，明□五家宗風，豈非視後進隨於參尋，得少為足警之以遍參耶？今有問知識者，則答曰：「吾家自有本分事，彼皆古人一期建立門庭言語耳，何足究哉？」正如有不識字者，執卷問屋愚子，屋愚曰：「此墨填紙耳，安用問我哉？」三尺童子莫不笑之。昔有僧問雪峰和尚：「臨濟有四喝，意旨如何？」雪峰曰：「我初發足，便往河北。不意中途大師化去，因不及見之。他家宗旨，我所未知。汝尋彼兒孫問之。」僧以問南院，且言雪峰嘗遺之意。南院望雪峰再拜曰：「和尚真善知識！」嗚呼！今試誦■語人如屋愚子者，聞雪峰用處，可不面熱汗下耶？

雪峰悅禪師見僧荷籠至，則曰：「未也更三□年定乘馬行腳。」法雲秀禪師聞包腰至者，色動顏面。彼存心於叢林，豈淺淺哉？今少年較芻見其畫像，則指曰：「遮不通方漢也死耶？」

《首楞嚴經》曰：「一切世間，生死相續。生從順習，死從流變。臨命終時，未捨暖觸。一生善惡，俱時頓現。」古釋至此多略之，滋以為恨。及讀《寶積經》，有意釋此。今繫於其下，曰：「善惡之業所自作時，一生之中何不自見？至捨受時方始頓現者，人生如夢，方作夢時，豈能自知是夢非夢，要須覺時，夢中之事了自現，不待尋繹。亦復如是。」

福嚴感禪師面目嚴冷孤硬，秀出叢林，時謂之「感鐵面」。首眾僧於江州承天，時佛印元禪師將遷居蘄州，斗方譽於郡守，欲使嗣續之，且召感語其事。感曰：「某念不至此。和尚終欲推出為眾粥飯主人，共成業席，不敢忘德。然若使嗣法，則某自有師矣。」佛印心服之。業已言之，因成就，不敢復易。遂開法，為黃龍之子，道價重一時。居常懸包倚杖於方丈，不為宿夕計。郡將已下皆信敬之。有太守，忘其姓名，新下車，以事臨之。感笑，作偈投郡庭，不揖而去。偈曰：「院是大宋國裡院，州是大宋國裡州。州中有院不容住，何妨一鉢五湖游。」太守使人追之，已渡江去矣。

餘杭政禪師住山，標緻最高。時蔣侍郎堂守錢塘，與師為方外友。師每來謁之，則跨一黃牛，以軍掛掛角上，市人爭觀之，師自若也。至郡庭，始下牛，笑語終日而去。一日，蔣公留師，曰：「適有過客，明日府中當有會，吾師固不飲，能為我少留一日，因款清話？」師諾之，蔣公喜甚。至明日，使人要之，留一偈而去矣，曰：「昨日曾將今日期，出門倚杖又思惟。為僧只合歸岩谷，國士筵中甚不宜。」皆仰其高韻。又作《山中》偈曰：「橋上山萬重，橋下水千里。惟有白鷺鷥，見我常來此。」冬不擁爐，以荻花作球，納足於中。客至，共之。清論無窮，秀氣逼人。秋夏好玩月，盤膝大盆中，浮於水上，自旋其盆，吟笑達旦，率以為常。九峰鑿禪師嘗客門下，詔坦率垢污，不事事，每竊笑之。一夕，將臥，師使人呼詔，不得已，顰頰而至。師曰：「好月！勞生擾擾，能幾人暇與之對耶？」韻唯唯。已而呼行者熟炙，詔方饑，意作藥石。久之，乃枯皮湯一盞。

靈源禪師謂予曰：「有居士吳敦夫才敏，銳意學道，自以多見知識，心地明淨。偶閱鄧隱峰傳，見其倒卓化去，而衣亦順身不褪，竊疑之，曰：『彼化之異固莫測，而衣亦順之，何也？』以問晦堂老人。晦堂曰：『汝今衣順垂於地，復疑之乎？』曰：『無所疑也。』晦堂笑曰：『此既無疑。則彼倒化，衣亦順體，何疑之有哉？』敦夫言下瞭解。故其一時應機之辯機如雷如霆，開警昏墊者多矣。」

《金剛經》曰：「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：『世尊，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，生信心生？』佛言：『須菩提，彼非眾生，非不眾生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眾生眾生者，如來說非眾生，是名眾生。』」此意深渺，從上聖賢語秘旨妙，學者多聽瑩，佛意卒不明。獨定林老人解曰：「以慧命觀眾生，如第五大，如第六陰，如第七情，孰為眾生？以眾生觀眾生，然後妄見其為有，則眾生非慧命之眾生，是眾生之眾生而已。眾生眾生者，即非眾生，然是乃所謂眾生也。則聞說是法，苟能悟本性相，何不信心？以慧命觀眾生，不見其為有，則云何度眾生耶？曰：眾生有眾生，而眾生非有慧命，無眾生而眾生非無，以是義故度眾生。」大智禪師曰：「此事不是一切名目，何以不以實語答耶？」曰：「若為雕琢，得虛空為佛相貌；若為說道，虛空是青黃赤白。」如《維摩》云：「法無有比，無可喻故。法身無為，不墮諸數故。」故曰：「聖體無名不可，說如實理，空門難湊。喻如太末蟲，處處能泊，唯不能泊火燄之上。眾生亦爾，處處能緣，不能緣於般若之上。每見學者多誤領其意，謂眾生於般若不能參求耳。非也。此法非情識所到，故三祖大師曰：『非思量處，識情莫測。』」

青龍道氤法師於《金剛般若經》深達妙旨，嘗造疏疏此經，精博淵微，窮法體相，諸師莫能望其藩垣。唐明皇亦留意經義，自注釋之，至「是人先世罪業，應墮惡道。以今世人輕賤故，先世罪業則為消滅」處，不能自決其義，以問氤。氤對曰：「佛力法力，三賢□聖亦不能測。陛下曩於般若聞薰不一，更沉注想，自發現行。」明皇於是下筆不休。其天縱神悟之辯一期應答，掃滯惑於言下，揭般若於現前，豈意思義解之徒可同日而語哉？

雲門大師有時顧視僧曰：「鑿。」僧擬對之，則曰：「噢！」後學錄其語為偈，曰《顧鑿頌》。德山圓明禪師，雲門之高弟也，刪去「顧」字，謂之《抽頭頌》，因作偈通之，又謂之《抬箭商量》偈，曰：「相見不揚眉，君東我亦西。紅霞穿碧海，白日繞須彌。」雲庵亦有偈曰：「雲門抽顧，自有來由。一點不到，休休休休。」今禪者多漫汗之，問其意旨，則往往瞠目怒視曰：「此是道眼因緣也。」不亦誤哉！又其室中語曰：「盡大地是法身，枉作個佛法知見。如今見拄杖但喚作拄杖，見屋但喚作屋。」而校證者易之曰：「枉作個佛法中見。」又曰：「自小養一頭水牯牛，擬向溪東放，不免食他國王水草；擬向溪西方，不免食他國王水草。不如隨處納些子，他總不妨。」今本乃曰：「他總不見。」如此之類甚眾。然此二字雖細事，其失先德妙旨，不為不傷。當有智者知之耳。

英邵武臨終安坐，為門弟子說出家行腳之因竟，乃曰：「吾即化，骨石可藏於普會塔。吾生平與大海眾居，死不忍與之離，非有他也。古之聖賢莫不因叢林以折伏情見，成辦道果。今時衲子德薄垢重，志願衰劣，多生厭退，是大可憫笑也。」師既化，眾終不忍，不得已投於水中，故泐潭今無復有英禪師塔。

舜老夫天姿英特飽叢林，初自棲賢移居雲居，授牒升座白眾，曳杖而去。暮年以身律眾，尤謹嚴。嘗少不安，即白維那，下涅

槃堂，病癒即入方丈，惜其傷慈。有所開示，但曰：「本自無事，從我何求？」南禪師時已居積翠，聞之謂侍者曰：「老夫耄矣，何不有事令無事，無事令有事？是謂淨佛國土，成就眾生。」

三祖大師作《信心銘》曰：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但莫憎愛，洞然明白。毫釐有差，天地懸隔。」故知古之得道者，莫不一切仍舊。有僧問永明和尚：「眾生與佛既曰同體，何故苦樂有殊？」答曰：「諸佛悟達性法，皆了自心源，妄想不生，不失正念，我所心滅，故不受生死，即究竟常寂滅。以寂滅故，萬樂自歸。一切眾生迷於真性，不達本心，種種妄想，不得正念，故即憎愛。以憎愛故，心器破壞，即受生死，諸苦自現。欲知法要，守心第一。若一人不守真心得成佛，無有是處。」

悅禪師妙年奇逸，氣壓諸方。至雪竇，時壯歲。與之辯論，雪竇常下之。每會茶，必令特榻於其中，以尊異之。於是悅首座之聲價照映東吳。及悅公出世，道大光耀。有蘭上座者自雪竇法窟來，悅公勸詰之，大驚，且譽於眾相從，彌年而後去。前輩之推轂後進，其公如此，未嘗以雲門、臨濟二其心。今則不然，始以名位惑，卒以宗黨膠固，如里巷無知之俗。欲求古聖之道復興，不亦難哉！

舜老夫初自洞山如武昌行乞，先至一居士家。居士高行，為郡所敬意，所與奪莫不從之，故諸方乞士至必首謁之。舜老夫方年少，不知其飽參，頗易之。居士曰：「老漢有一問，上人語相契，即開疏；如不契，即請卻還新豐。」問：「古鏡已磨時如何？」對曰：「照天照地。」「未磨時如何？」曰：「黑如漆。」居士曰：「卻請還山。」舜即馳歸，舉似聰禪師。聰為代語，舜則趨問曰：「古鏡未磨時如何？」聰曰：「此去漢陽不遠。」「磨後如何？」曰：「黃鶴樓前鸚鵡洲。」舜於言下大悟。聰公機鋒不可觸，真雲門之孫。嘗自植松，口誦《金剛經》不輟。今洞山北嶺號金剛嶺，松皆參天，乃師手植也。筠守許公式以詩贈曰：「語言全不滯，高躡祖師蹤，夜坐連雲石，春栽帶雨松。鏡分金殿燭，山答月樓鐘。有問西來意，虛堂對遠峰。」

南禪師久依泐潭澄禪師，澄已稱其悟解，使分座說法，南書記之名一時籍甚。及其至慈明席下，聞夜參，氣已奪矣。謀往諮詢，三至寢堂三不進。因慨然曰：「大丈夫有疑不斷，欲何為乎？」即入室。慈明呼左右使進榻，且使坐。南公曰：「其實有疑，願投誠求決。惟大慈悲故，不惜法施。」慈明笑曰：「公已領眾行腳，名傳諸方。有未透處，可以商略爾，何必復入室耶？」南公再三懇求不已。慈明曰：「雲門三頓棒因緣，且道洞山當時實有吃棒分無吃棒分？」對曰：「實有吃棒分。」慈明曰：「書記解識止此，老僧固可作汝師。」即遣禮拜。南公平生所負，至此伏膺。予嘗聞靈源禪師曰：「昔晦堂老人親從積翠所聞。」因同舊說，並錄於此。

福州善侍者，慈明高弟。當時龍象數道吾真、楊岐會，然皆推伏之。嘗至金鑿，真點胸自負親見慈明，天下莫有可意者。善與語，知其未徹，笑之。一日山行，真舉論鋒發，善取一瓦礫置石上，曰：「若向遮裡下得一轉語，許你親見老師。」真左右視，擬對之。善喝曰：「佇思停機，識情未透，何曾夢見去。」真大愧悚，且圖還霜華。慈明見來曰：「本色行腳人必知時節，有什麼忙事，解夏未久，早已至此？」對曰：「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，故復來見和尚。」慈明曰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對曰：「無雲生嶺上，有月落波心。」慈明倉日喝曰：「頭白齒豁，猶作此等見解，如何脫離生死！」真不敢仰視，淚交頤，久之，進曰：「不知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慈明曰：「無雲生嶺上，有月落波心。」真大悟於言下。真公爽氣逸出，機辯迅捷，叢林憚之。開法於翠岩，嘗曰：「天下佛法如一隻船，大寧寬師兄坐頭，南禪頭在其中，可真把梢，去東也由我，去西也由我。」善公尋還七閩，伴狂垢污，世莫有識之者。或聞晚住鳳林。

楊岐會禪師從慈明游最久，所至叢林，師必作寺主。慈明化去，托跡九峰。忽宜春移檄，命居楊岐。時長老勤公驚曰：「會監寺何曾參禪，萬一受之，恐失州郡之望。」私憂之。會受請，即升座，機辯逸格，一眾為傾。下座，勤前，握其手曰：「且得個同參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同參底事？」勤曰：「楊岐牽犁，九峰拽耙。」曰：「正當與麼時，楊岐在前耶，九峰在前耶？」勤擬議，會喝曰：「將謂同參，卻不同參。」自是道價重諸方，衲子過其門，莫不伏膺。嘗因雪示眾曰：「楊岐乍住屋壁疏，滿牀盡布雪真珠。縮卻項，暗嗟吁，翻憶古人樹下居。」其活計風味類如此。

仰山和尚，僧問：「尋常和尚示人，多作圓相畫作字，意旨如何？」山曰：「此亦閒事，汝若會，不從外來，不會亦不失。吾今問汝，汝參禪學道，諸方老宿向汝身上指那個是汝佛性，語底是耶，默底是耶？總是總不是耶？若認語底是，如盲摸著象耳、鼻、牙者；若認默底是，是無思無念，如摸象尾者；若取不語不默底是中道，如摸象背者；若道總是，如摸象四足者；若道總不是，拋本象落在空見。正當諸言皆云見象，安知止於象上名邊差別耶？若汝透得六句，不要摸象，最為第一。莫道如今鑒覺是，亦莫道不是。所以祖師曰：『菩提本無是，亦無非菩提。更覓菩提處，終身累劫迷。』又曰：『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有塵埃。』」其弟香嚴老亦曰：「的的無兼帶，獨立何依賴。路逢達道人，莫將語默對。」予嘗問僧：「既不將語默對，何以對之？」僧未及答，忽板鳴，予曰：「謝子答話。」

龍勝菩薩曰：「若使先有生，後有老死者，不老死有生，生不有老死。若使有老死，而後有生者。是則為無因，不生有老死。」以此偈觀眾生生死之際。如環上尋始末，無有是處。吾以是知古之得此意，於去住之間了不留礙者，特其不二於物耳。

《維摩經》曰：「『善來文殊師利，不來相而來，不見相而見。』」文殊師利言：「如是居士。若來，已更不來；若去，已更不去。所以者何？來者無所從來，去者無所至，所可見者更不可見。」《起信論》曰：「若心有見，則有不見之相。心性雖見，即是遍照法界義。故乃知心外無法。遍照義成。」苟有去來相見，則遺正義也。如人言風性本動，是大不然。風本不動，能動諸物，若先有動，則失自體，不復更動。則知動者，乃所以明其未嘗動也，去來相見亦復如是。

洞山聰禪師，韶之曲江人，見文殊應真和尚。初遊廬山，莫有知之者。時雲居法席最盛，師作燈頭，聞僧眾淡泗州僧伽近於揚州出現。有設問者曰：「既是泗州大聖，為什麼向揚州出現？」聰曰：「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。」一眾大笑。有僧至蓮華峰祥庵主所，舉似之，祥公大驚曰：「雲門兒孫猶在。」中夜，望雲居拜之。聰之名遂重叢林。祥公，奉先深禪師之嗣，知見甚高，氣壓諸方。嘗示眾曰：「若是此事，最是急切，須是明取始得。若是明得時中免被拘繫，便得隨處安閒。亦不要將心捺伏，須是自然合他古轍去始得，才到學處分劑，便須露布個道理以為佛法幾時得心地休歇去。上座。卻請與麼相委好。」臨終上堂，舉拄杖問眾曰：「汝道古佛到這裡為什麼不肯住？」眾莫有對者，乃自曰：「為他途路不得力。」復曰：「作麼生得力去？」橫拄杖肩上曰：「榔栗橫擔不顧人，卻入千峰萬峰去。」言訖而化。嗟乎！今之學者，其識趣與前輩何其相遠耶？如祥公聞聰燈頭一語，知其為雲門兒孫，其後莫能述其言。今雖對面終身論辯莫辨邪正者有矣。其故何哉？以其臨死生之際，超然自得如此，則其平生所養，高妙可知。惜乎莫有嗣之者！師與西峰雲豁禪師，兄弟也。

百丈山第二代法正禪師，大智之高弟。其先嘗誦《涅槃經》，不言姓名，時呼為「涅槃和尚」。住成法席，師功最多，使眾開田，方說大義者，乃師也。黃檗、古靈諸大士皆推尊之。唐文人武翊黃公撰其碑甚詳，柳公權書妙絕古今。而《傳燈》所載百丈惟政禪師又繫於馬祖法嗣之列，誤矣。及觀《正宗記》，則有惟政、法正，然百丈第代可數。明教但皆見其名，不能辨而俱存也。今當以柳碑為正。

古佛偈曰：「如人掘路土，私人造為像。愚人謂像生，智者言路土。後時官欲行，還將像填路。像本無生滅，路亦非新故。」又偈曰：「諸色心現時，如金銀隱起。金處異名生，與金無前後。」故文殊師利言「此會諸善事，從本未曾為。一切法亦然，悉等於前際。」所以正作時無作，以無作者故；當為時不為，以無自性故。任從萬法縱橫，常等無生之際，乃知磁石決不吸鐵，無明不緣諸行。龐公臨終偈曰：「空華落影，陽燄翻波。」永明和尚歎味其言，曰：「此為不墮有無之見，妙得無生之旨也。」學者可深觀之。

《大智度論》曰：「復次有人謂：地為堅牢，心無形質，皆是虛妄。以是故佛說心力為大行般若波羅蜜，故散此大地以為微塵。以地有色、香、味、觸、重故，自無所作；水少香，故動作勝地；火少香、味，勢勝於水；風少色、香、味，故動作勝火。心

無四事，故所為力大。又以心多煩惱結，使繫縛故，令心力有漏。善心雖無煩惱，以心取諸法相故，其力亦少。二乘無漏心，雖不取相，以智慧有量，及出無漏道時，六情隨俗方，別取諸法相故，不盡心力。諸佛及大菩薩智慧無量無邊，常處禪定，於世間涅槃，無所分別，諸法實相，其實不異。但知有優劣行般若波羅密者，究竟清淨，無所偏礙，一念中能散十方一切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國土大地諸山微塵，故知其心有此大力，眾生妄隔而不自覺知。」我願聞此法者，隨順禪定自修行，使稱覺體，本來清淨。此非興役功用之難，第約之心耳。今家山遍十方，衣食可終老，人生可憂者皆已免離，於此不以為意，則非背負佛祖恩德乎？

景福順禪師，西蜀人，有遠識，為人勤劬，叢林後進皆母德之。得法於老黃龍。昔出蜀，與圓通訥偕行，已而又與大覺璉游甚久。有贊其像者曰：「與訥偕行，與璉偕處，得法於南，為南長子。」然緣薄，所居皆遠方小刹，學者過其門，莫能識。師亦超然自樂，世如飛埃過目。壽八□餘，坐脫於香城山，顏貌如生。平生與潘延之善，將終，使人要延之敘別。延之至而師去矣。其示眾多為偈，皆德言也。有偈曰：「夏日人人把扇搖，冬來以炭滿爐燒。若能於此全知曉，塵劫無明當下消。」又作趙州勘婆偈曰：「趙州問路，婆子答云。直與麼去，皆云勘破，老婆婆子，無你雪處。」同道者相共舉。又作黃龍三關頌曰：「長江雲散水滔滔，忽爾狂風浪便高。不識漁家玄妙意，偏於浪裡颺風濤。」又曰：「南海波斯入大唐，有人別寶便商量。或時遇賤或時貴，日到西峰影漸長。」又曰：「黃龍老和尚，有個生緣語。山僧承嗣伊，今日為君舉。為君舉貓兒，偏解捉老鼠。」

朱顯謨世英昔官南昌，識雲庵。未幾，移漕江。英以書來問佛法大旨，雲庵答之曰：「辱書以佛法為問。佛法至妙無二，但未至於妙，則互有長短；苟至於妙，則悟心之人如實知自心究竟，本來成佛，如實自在，如實安樂，如實解脫，如實清淨，而日用唯用自心。自心變化，把得便用，莫問是非。擬心思量，已不是也。不擬心，一一天真，一一明妙，一一如蓮華不著水。所以迷自心，故作眾生；悟自心，故成佛。而眾生即佛，佛即眾生，由迷悟故有彼此也。如今學者多不信自心，不悟自心，不得自心明妙受用，不得自心安樂解脫，心外妄有禪道，妄立奇特，妄生取捨，縱修行，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。」雲庵之言，蓋救一時之弊，然其旨要，曉然可以發人之昧昧，故私識之。

大本禪師被詔住大相國寺慧林禪院，將引對，有司使習儀累日。神宗皇帝御便殿見之。師既見，但山呼，即趨登殿。賜座，即就榻盤足作加趺。侍衛驚相顧，自如也。賜茶，至舉盞長吸，又蕩撼之。上問：「受業何寺？」對曰：「承天永安。」蓋蘇州承天寺永安院耳。上大喜，語論甚久。既釋退，目送之，謂左右曰：「真福僧也！」侍者問：「和尚見官家如何？」對曰：「吃茶相問耳。」其天資粹美，吐辭簡逕，真超然可仰。

涿州克符道者見臨濟，機辯逸格，以宗門有四科簡定佛祖旨要，作偈發明之，曰：「奪人不奪境，緣自帶清訕。擬欲求玄旨，思量反責麼。驪珠光燦爛，蟾桂影婆娑。觀體無差互，還應滯網羅。」「奪境不奪人，尋言何處真。問禪禪是妄，究理理非親。日照寒光淡，山遙翠色新。直饒玄會得，也是眼中塵。」「人境兩俱奪，從來正令行。不論佛與祖，那說聖凡情。擬犯吹毛劍，還如植木盲。進前求妙會，特地斬精靈。」「人境俱不奪，思量意不偏。主賓言不異，問答理俱全。踏破澄潭月，穿開碧落天。不能明妙用，淪溺在無緣。」洞山悟本禪師作五位君臣標準綱要，又自作偈繫於其下，曰：「正中偏，三更初夜月明前。莫怪相逢不相識，隱隱猶懷昔日嫌。偏中正，失曉老婆逢古鏡。分明覲面更無真，休更迷頭猶認影，正中來，無中有路出塵埃。但能莫觸當今諱，也勝前朝斷舌才。偏中至，兩刃交鋒不須避。好手還同火裡蓮，宛然自有沖天氣。無中到，不落有無誰敢和。人人盡欲出常流，折合還歸炭裡坐。」臨濟、洞上二宗相鬚髮揮大法，而是偈語世俗傳寫多更易之，以徇其私，失先德之意。予竊惜之，今錄古本於此，正諸傳之誤。

報本元禪師孤硬，風度甚高，威儀端重，危坐終日。南禪師之門弟子能蹤跡其行藏者，唯師而已。師初開法，法嗣書至，南公視其名，曰：「吾偶忘此僧。」謂專使曰：「書未欲開，可令親來見老僧。」專使反命。師即日包腰而來，至豫章，聞南公化去，因留歎息。適晦堂老人出城，相會與語，奇之，恨老師不及見耳。師道化東吳，人歸之者如云。嘗自乞食，舟載而還。夜有盜舟人絕叫，白刃交錯於前，師安坐自若，徐曰：「所有盡以奉施，人命不可害也。」盜既去，達旦，人來，視舟，意師死矣，而貌和神凝如他日。其臨生死禍福，能脫然無累如此。

延慶洪准禪師，桂林人，從南禪師游有年。天資純至，未嘗忤物，聞人之善，如出諸己，喜氣津津生眉宇間；聞人之惡，必合掌扣空，若追悔者。見者莫不笑之，而其真誠如此，終始一如。暮年不領院事，寓跡於寒溪寺，壽已逾八□矣。平生日夕無他營為，眠食之餘，唯吟梵音贊觀世音而已。臨終時，門人弟子皆赴檀越飯，唯一僕夫在。師攜磐坐土地祠前，誦《孔雀經》一遍，告別，即安坐瞑目，三日不傾。鄉民來觀者堵立，師忽開目見笑，使坐於地。有頃，門弟子還，師呼立其右，握手如炊熟，久寂然，視之，去矣，神色不變，頰紅如生。道俗塑其像龕之。予嘗過其廬拜瞻，歎其平生多潛行密用，不妄求知於世，至於死生之際，乃能超然如是，真大丈夫也。八地菩薩證無生法忍，觀一切法如虛空性，猶是漸證無心，至□地中，尚有二愚人等覺，已則一分無明未盡，猶如微塵，尚能懺悔。准之梵贊，其亦自治者歟？

南禪師居積翠時，一夕燕坐，光屬屋廬，誠侍者勿言於外。嵩明教既化，火浴之，頂骨、眼睛、齒舌、耳毫、男根、數珠皆不壞。如世尊言比丘生身不壞，發無垢智光者，善根功德之力，如來知見之力，故行住坐臥須內外清淨。彼二大老乃今耳目所接，非異世也，而獨爾殊勝者，非平生踐履之明驗歟？予嘗作二偈曰：「如來功德力，內外悉清淨。念起勿隨之，自然心無病。」「形與佛祖等，道致人天護。戒淨福人天，心空同佛祖。」

予嘗與數僧謁雲峰悅禪師塔，拜起，拈之曰：「生耶，死耶？」久之，自答曰：「不可推倒塔子去也。」旁僧曰：「今日時節正類道吾因緣。」因作偈示之曰：「不知即問，不見即討。圓滿現前，何須更道。維堅密身，生死病老。面前塔子，不可推倒。」

南安岩儼和尚，偈佛定光佛之應身也，異跡甚多。亦自有傳，然傳不載其得法師名字，但曰西峰而已。西峰在廬陵真廟，時有雲豁禪師者，奉先深公之高，深見雲門。當時龍象無有出其右者，獨清涼明禪師與之齊名，謂之深、明二上座。儼和尚多以偈示人，偈尾必題四字曰：「贈以之中。」世莫能測。臨終，謂眾曰：「汝等當知妙性廓然，本無生滅，示有去來，更疑何事？吾此日生，今正其時。」乃右脅而臥。予曰：「方其入滅，乃曰『吾此日生，今正其時』。」

予嘗游東吳，寓於西湖淨慈寺。寺之寢堂東西廡建兩閣，甚崇麗。寺有老衲謂予言：「永明和尚以賢首、慈恩、天臺三宗互相水炭，不達大全，故館其徒之精法義者於兩閣，博閱義海，更相質難，和尚則以心宗之衡准平之。又集大乘經論六□部、西天此土賢聖之言三百家，證成唯心之旨，為書一百卷，傳於世，名曰《宗鏡錄》。」其為法施之利，可謂博大殊勝矣。今天下名山莫不有之，而學者終身有未嘗展卷者，唯飽食橫眠，遊談無根而已，謂之報佛恩乎，負佛恩乎？

同安察禪師作《□玄談》，大宏正中妙挾之旨。其言妙麗，照映叢林。然歲月浸遠，多失其真。今《傳燈》所載，題目不同，獨達觀所編《五家宗派》敘之頗詳，予嘗得舊本，與《五家宗派》所傳少差耳。《傳燈》繫師為九峰虔之嗣，而達觀標師為雲居膺之子。不省達觀何從得其實耶？然清涼法眼去師之世不遠，作贊詞，其敘如《傳燈》所載，則《五家》之論又可疑也。□玄之詞，其次敘當視其題目，皆連聯而作。前五首示其旨要，後五首使履踐之。然八首皆兩字為題，意雖相貫，而詞句疊為起伏。初曰《心印》偈，末曰「無心猶隔一重關」。故又作《祖意》偈，首曰：「豈與塵機作繫留」。故又作《真機》偈，首曰：真機爭墮有無功。故又作《塵異》偈，中曰「三乘分別強安名」。故又作《三乘次第》耳。此乃其所示之旨要也。至其六，則曰《反本》偈，末曰：「還鄉曲調如何唱」。故又作《還鄉》偈，其末曰「更無一物獻尊堂」，是為正位坐卻，則非妙挾。故又作《回機》，機妙則失宗，尚存知見，是謂大病。故又作《轉位》，轉位則所謂異類中行，異類全偏，卻須歸正，使血脈不斷。故又作《一色過後》，此乃使之履踐之意也。《五家宗派》亦云「一色過後」，但「塵異」為「塵中有異」而已。

南禪師風度凝遠，人莫涯其量。故門下客多光明偉傑，名重叢林。有終身未嘗見其破顏者。予聞之：厚於義者薄仁，師道也，師尊而不親；厚於仁者薄於義，親道也，親親而不尊。南公之意豈不以此哉？

醉裡有狂僧號戒道者，依止聚落，無日不醉。然吐詞怪奇，世莫能凡聖之。有飲以酒者，使自為祭文，戒應聲曰：「惟靈生在閻浮，不嗔不妒，愛吃酒子，倒街臥路，直待生兜率陀天，爾時方不吃酒故。何以故？淨土之中無酒得沽。」

《金剛般若經》以無住為宗。以無住為宗，則宜其所談皆蕩相破有，纖塵不立也。而經贊福勝者半之。持戒修福者，有為事耳，而世尊答能於此經生信心者必此人。何也？

王文公罷相，歸老鍾山。見衲子必探其道學，尤通《楞嚴》。嘗自疏其義，其文簡而肆，略諸師之詳，而詳諸師之略，非識妙者莫能窺也。每曰：「今凡看此經者，見其所示『性覺妙明，本覺明妙』，知根身器界生起不出我心。竊自疑今鍾山，山川一都會耳，而游於其中無慮千人，豈有千人內心共一外境耶？借如千人之中，一人忽死，則此山川何嘗隨滅。人去境留，則經言山河大地生起之理。不然，何以會通，稱佛本意耶？」